

福音普传

非洲感想



叶大铭牧师
(前驻日本宣教士、多伦多北约恩典福音堂主任牧师)

前言

今年二月我去了非洲尼日利亚(Nigeria)宣教两个月，训练尼日利亚宣教士。这是我第二次去非洲训练宣教士，有了些少经验，而且出发前作了些少研究，在尼日利亚也继续研究当地文化历史，所以对非洲的认识加深了很多。当然我的认识仍是肤浅，以下只是个人的感想。

非洲给我的印象是很有潜能，但可惜没有实现这些潜力。当我在加拿大的神学院教授宣教学时，有一位非洲留学生问我：“非洲有丰富的资源，为什么却是这样贫穷，充满天灾人祸？”非洲确实有丰富的资源，尼日利亚的石油储藏量是全世界第八位。除了物质资源外，非洲教会的增长是全球中最快的，超过二十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人口的半数，全球的信徒中最多居住在非洲。著名的宣教学者华尔士 (Andrew Walls) 说对二十一世纪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是非洲教会。^[1]既然有这丰富的潜力，事实却是怎样呢？

非洲的问题

最近一份研究指出非洲面对的艰巨问题：半数人口每天的收入不及一元美金，儿童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四，人均寿命是五十四岁，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能享用安全食水，文盲率是百分之四十。

1. 疾病

贫穷是恶劣健康的主因之一。非洲的爱滋病蔓延，已经使一些国家失去青年的一代。在尼日利亚我所属的差会国际事工差会(SIM)提醒我们宣教士，若遇到意外，千万不要去普通医院，恐怕染上爱滋病。除了爱滋病，疟疾也残害人口，特别是儿童很多因疟疾而死亡。疟疾不断变种，有药物已开始失去效力。我遇到几位宣教士，虽然吃药，仍然患上疟疾。如果现有药物失去效力，我们将回到一百多年前，那时去非洲的宣教士超过一半死于疟疾，这对宣教将是严重的打击。

2. 种族冲突

1994年在卢旺达(Rwanda)发生的民族大清洗令全世界震惊。不足四个月内八十万人被屠杀，主要是图西人(Tutsi)，也包括一些胡图(Hutu)的温和份子。这血腥的喊声犹在耳边，大屠杀已扩展到刚果民主共和国(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)，形成刚果大战，又称为非洲大战，有五百多万人死亡。虽然这战争牵涉八个国家，但也包含民族冲突和清洗。除此之外，民族冲突也发生于苏丹(Sudan)、索马里(Somalia)、尼日利亚、和其他国家如今年的肯尼亚。[2]

令我们信徒惊骇的是这些国家大部份是基督教国家，超过一半人口是信徒。卢旺达的信徒高达人口的百分之八十。为什么信徒彼此残杀呢？这骇人的事件将会是教会历史上的一大污点。

一位记者以“血(缘)浓于水(洗礼)”来形容卢旺达的民族大清洗。他引用一位主教所说，在紧要关头对非洲人最重要的不是信仰和教会，而是民族观念。[3] 这个“血浓于水”观念和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呢？

在非洲有超过二千个民族，现有的五十多个国家，是殖民政府单方面划分出来。一个国家中有很多民族，而同一民族却被分割于不同国家。这是民族冲突的起因。但是这问题的发生，是根基于其他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。

非洲自古以来都是以部落组织(tribal organization)作为政治组织。因此权力是分散，部落之间的冲突都是局地性和短暂的。但不幸奴隶制度加剧了冲突，奴隶商人和贩卖奴隶的部落四处找奴隶，甚至侵略其他民族，逼使族人作奴隶，因此部族战争越来越多，加增了部族之间的仇恨。

最严重的影响来自殖民政府，欧洲众强国蛮横无理的瓜分非洲。殖民主义并不是完全坏的，例如很多殖民政府因欧洲国家已取消奴隶制度，所以在非洲也尽力废除奴隶制度，但是在民族冲突上，殖民政府不可以逃避作为祸首的责任。

首先殖民政府集中权力于中央，因此部落组织衰微，各部族要向殖民政府求取福利，也开始在中央政府内争权，形成了以民族为中心的政党。到各国独立后，民主主义变成为民族政党的争权，加剧民族之间的冲突。

殖民政府为了顺利执政，采取分化部族的手段，抬举一些民族，赋与权力，治理其他民族。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政府提倡图西族比胡图族优越，清除胡图族有权势的人，因此造成后来的悲剧。又如英国在西非授权给伊斯兰部族，统治其他民族，甚至禁止向穆斯林宣教。尼日利亚北部以穆斯林的豪萨(Hausa)为主要部族，在英国统治下，豪萨族拥有政权。到独立后，豪萨族组织的政党继续为执政党，长期统治国家。但其余二百多个民族不甘被政治边缘化，纷纷组织政党，甚至搞独立运动。四十多年前东南部的伊博族(Igbo)便宣布独立，造成数年的内战(Biafran War)，死伤数以万计。尼日利亚直至今日还不能成为合一的国家。[4]同样情况出现于非洲很多国家，所以民族争权和战乱不断发生。

很可惜民族间的仇恨或争权已渗入教会，造成教会的民族分化和冲突，例如基督徒部族间因争地土而动武。国际事工差会在尼日利亚建立的教派也要面对这危机，地区委员会若由一个民族掌权，便排挤其他民族，甚至不准许来自不同民族的牧者在那区牧会，为了迁就不同民族，教派只有按着民族不断加增区委会。[\[5\]](#)

3. 贪污

非洲人对我说：“在非洲致富之道是做政治家”，因为有权便有钱。在非洲有一种文化现象，称为“大男人”(the big man) 现象。一个人成为领袖后，社会认为他应被人服侍，这才配合他的身分。他接受钱财，甚至挪用公款也是适当的，但同时他有义务帮助宗亲和同乡。这种部族世界观，是形成贪污的主因。[\[6\]](#)尼日利亚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每年有数以亿计的收入，但在军人执政的十多年内，超过一百亿美元无缘无故地消失了。所以社会仍是贫困，失业率高，普通的民生设备不足。前任总统自称是基督徒，现在还去读神学。他在任时曾用百多亿美元来充实电力供应。但这笔钱去了那里呢？我在尼日利亚两个月内，每天都停电。开始是停三小时，后来超过十二小时，很多晚都是在烛光下渡过。奇怪的是尼日利亚输送电力给邻近国家，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严重的停电问题。贪污是导致非洲贫困的一个主因。

4. 社会动荡，治安恶劣

贫穷加上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冲突，造成社会的暴力化。携械抢劫、袭击、绑架是很经常的事。这些都是针对上流人士，但因为外国宣教士被认为有钱阶级，所以宣教士也成为抢劫对象。我遇到数位宣教士曾有这经历，一位宣教士的儿子甚至被枪伤，至今心灵创伤还未复元。很多宣教士都要面对带来的恐惧感，学习怎样克服恐惧。

5. 非洲传统宗教和邪术的复兴

过往二百多年的宣教中最好反应来自非洲传统宗教的信徒，但传统宗教并没有因被基督教信仰取替而消失，在不同方面仍起作用，例如有病求医时，常找巫医治病。在这十多年内传统宗教更明显复兴，邪术、巫师、精灵、占卜、观兆等普遍流行。[\[7\]](#)甚至政客官员彼此控告对方用巫术伤害自己。这显示福音还没有深入人心改变世界观，难怪教会仍然软弱不成熟。

教会

非洲教会增长迅速，全球每天信主的人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，超过二十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人口的半数，全球基督教重心已从西方转移至非洲。基督教在非洲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忽视。在数个国家中当社会体制崩溃和政权真空时，教会是唯一健全的组织维系着社会成员，例如独裁者阿敏(Amin)下台后的乌干达，种族隔离被解除后的南非等。[\[8\]](#)由此可见非洲教会的重要性。在尼日利亚我经常听到政客名人见证主和感谢主，很多商店的名称都和信仰有关。骤眼看来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确实是基督教的非洲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首先信徒的人数不能显明真相。信徒的数字包括罗马天主教信徒，因此基督教信徒真正超过人口之半数的国家只有五个。而且很多信徒属灵不成熟，很多教会软弱，信仰混杂，所以缺乏改变社会的见证和影响力。虽然如此，非洲教会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在普世教会中最有代表性，也应是最有领导力的教会。从普世圣公会我们便可以看到，非洲圣公会信仰纯正保守，反对西方圣公会的信仰偏离圣经，支持同性恋等。因为非洲圣公会的实力最大，所以西方圣公会也要迁就。由此可见非洲教会有很大的潜力。

第二点是这最有代表性的教会却是要面对最大困难的教会，贫穷、疾病、天灾人祸不断困扰非洲教会。面对这些挑战，非洲教会能给普世教会什么启示教导呢？在神学和认识神上非洲教会能怎样领导普世教会呢？非洲教会很有潜力，但至今在以上方面似乎还没有充份发挥这潜能。另一方面我们在富裕国家的教会，面对在水深火热的非洲弟兄姊妹，又有什么责任呢？

宣教

1. 伊斯兰教的挑战

有一条属灵分界线，将非洲划分为南北。撒哈拉沙漠以南是基督教地土，以北是伊斯兰教地土。这两大宗教的对峙在非洲是最显明的，尼日利亚便是一个好例子。南部充满教会，大部份人自称为基督徒，北部是伊斯兰教据点。多年来两大宗教有很多冲突，可惜基督徒没有显示爱敌人的见证，反而以牙还牙。七年前北部暴动，穆斯林烧毁教堂房屋，杀伤基督徒。这暴乱蔓延至中部和南部，那处的基督徒为了报复也烧毁清真寺房屋，杀伤穆斯林。非洲教会实在需要悔改，发起热心以牺牲的爱向穆斯林宣教。以非洲教会的实力，应该最有能力将福音传遍北非。但可惜至今还没有见到这事的实现。

2. 普世宣教

非洲教会已开始差派宣教士投入普世宣教，最积极是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，南非和肯尼亚也开始加入。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多人口的国家，基督徒人数也最多，加上是产油国家，因此最具潜力差派宣教士。在 2005 年由一百间教派和差会组成的尼日利亚福音宣教协会(NEMA)定下异象，名叫“5015”，即是在十五年内差派五万位宣教士，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异象，我这次是因为知闻这异象而去尼日利亚，加入 NEMA 所办的宣教训练院来培训宣教士。但是到达工场后，发现事与愿违。NEMA 虽有异象，却无策略计划(尼日利亚人不喜欢长远计划)，而且宗派派系意识强，不大支持联合宣教。每教派有差派宣教士，但教会的宣教意识薄弱，缺乏支持系统，因此很多宣教士都面临耗竭。以我个人意见，尼日利亚会继续差派宣教士，但很难达到这异象了。

结语

非洲有足够资源脱出现有的困局，但可惜并没有活用资源。非洲教会很有潜力，但可惜至今仍未实现这潜力。我们要为非洲祈祷。

- [1] Andrew F. Walls, “Africa in Christian History—Retrospect and Prospect”, {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} 4.2(1998),14.
- [2] 有很多文献记述这些事件，包括 Romeo A. Dallaire, {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: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}, (Toronto: Random House 2004); Villia Jefremovas, “Contested Identities: Power and the Fictions of Ethnicity,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in Rwanda”, {Anthropologica} xxxix (1997):91-104; Bill Berkeley, {The Graves Are Not Yet Full: Race, Tribe, and Power in the Heart of Africa} (New York: Basic Books 2001); John F. Clark, {The African Stakes in the Congo War} (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 2001).
- [3] Peter Hebblethwaite, “In Rwanda, ‘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! Even the Water of Baptism’”, {The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} 30(1994):11.
- [4] Yusufu Turaki, {The British Colonial Legacy in Northern Nigeria}, (Jos, Nigeria: Challenge Press 1993).
- [5] B. S. Maigadi, {Divisive Ethnicity in the Church in Africa}, (Kaduna, Nigeria: Baraka Press 2006).
- [6] Yusufu Turaki, {Tribal Gods of Africa}, (Jos, Nigeria: Crossroads Communication 1997).
- [7] B. Y. Galadima and Y. Turaki, “The Church in the African State towards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: The Experience of Northern Nigeria”, {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} 1.1(1998):43-51.
- [8] Andrew F. Walls, “Africa in Christian History—Retrospect and Prospect”, {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} 4.2(1998):8.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十三期，2008年七月。